

## · 中医英译 ·

有意误译或无意误译:《备急千金要方》  
海外译本评析

曲倩倩

翻译批评能够推动翻译事业不断向前,其中典籍翻译批评是重要的话题之一。“误译”在翻译中不可避免,然而在知网中输入“典籍、误译”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关联度较高的论文不足 10 篇;也有学者从典籍误读视角展开相关研究,但较少区分“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多把两者笼统地理解为因译者“误读”而引发的“误译”。“误译的直接后果是误导读者,造成交流障碍,而对于重要典籍而言,误译在降低译文质量的同时,甚至还会损害原文乃至源语文化的声誉”<sup>[1]</sup>。这里的“误译”其实指的是“无意误译”,意即错误的或者不当的翻译。实际上,误译可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后者从广义来讲为“变译”<sup>[2]</sup>。正如方梦之先生所言,变译的概念相对于全译而言,多用于应用性文体,如商务、新闻、科技等翻译实践之上,包含节译、选译、编译、综译等<sup>[3]</sup>。实际上,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就已经开展了变译的翻译实践,对此黄忠廉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文章《达:严复翻译思想体系的灵魂——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有详尽论述,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了变译理论,涵盖相应的变译策略(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和变译方法(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阐释、参译、仿译、改译)<sup>[4]</sup>。也有学者将“改译”称为“有意误译”,亦即“创造性叛逆”,比如赛珍珠(Pearl S. Buck)将《水浒传》的书名创造性译为 *All Men are Brothers*,借用了《论语·颜渊》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表达,并未像其他译者那样按字面意思翻译,如 Jackson JH 将其译为 *Water Margin*,或如沙博理译作 *Outlaws of*

*the Marsh*,其“改译”相较之下更为传神,赛译本也一直深受西方读者喜爱<sup>[5]</sup>。因此,“有意误译”对典籍翻译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更不应与“无意误译”混为一谈。鉴于此,笔者主要选取《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方》)海外节译本“卷五:少小婴孺方”进行探究,结合具体译例对译本呈现的“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区别讨论。

## 1 《千金方》译本简介

《千金方》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典籍,书中所载方药、养生、食疗等方法沿用至今。《千金方》曾列入国家重大项目《中医典籍与英译工程》,遗憾的是项目主持人罗希文于 2012 年逝世后,英译本至今未出版。目前,国内外唯一的《千金方》英译本由德国译者 Sabine Wilms(中文名为碧悦华)完成,且为节译本,包括《千金方》三十卷中的“妇人三卷”(第二、三、四卷)译本,于 2007 年出版,以及“卷五:少小婴孺方”英译本上、下两部,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5 年出版。她还曾与英国汉学家 Nigel Wiseman(魏迺杰)合译中医典籍《金匱要略》,并先后翻译出版 10 余部中医学典籍,如《神农本草经》译本、《黄帝内经》(阴阳大象论)译本、《针灸大成》译本等,遗憾的是,国内外对她既有的中医学典籍翻译研究寥寥无几。笔者经知网查询、统计,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仅有 3 篇:2019 年胡永等<sup>[6]</sup>主要介绍了《千金方》的英译现状,仅在文中提及《千金方》的海外译者及著作名称,未就《千金方》外译本展开研究讨论;2022 年胡永等<sup>[7]</sup>对《千金方》英译本及其译介策略展开概述,但未涉及本文讨论的“卷五:少小婴孺方”译本评析;徐洺依<sup>[8]</sup>以《千金方》为例探讨了中医学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后附《千金方》一部分翻译实践,未涉及《千金方》英译本研究。国外几篇文献仅对孙思邈或《千金方》进行了介绍,如 Subhuti D 发表的 Sun Simiao: author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encyclopedia for clinical practice<sup>[9]</sup>; Li M 等<sup>[10]</sup>发表的 Sun Simiao, super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No.21YJC740041);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No.2020K015);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计划(No.2019-PY05)

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陕西 712046)

通讯作者:曲倩倩, Tel: 029-38185209, E-mail: 478870459@qq.com

DOI: 10.7661/j.cjim.20221201.248

physician of the Tang Dynasty, 均未提及《千金方》海外译本。《千金方》“卷五: 少小婴孺方”海外译本究竟有哪些翻译特色? 译者是对原文本进行了亦步亦趋的“全译”, 还是发挥个人的“前见”与主体性进行了“有意误译”? 译本是否也存在由于中西隔膜而造成的“无意误译”? 笔者遂不揣浅陋, 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评析该海外译本中的“误译”现象, 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千金方》翻译的关注, 为中医学典籍外译事业尽微薄之力。

## 2 译本评析

2.1 书名的改写 一般而言, 书名是对书籍内容的高度概括, 对读者有重要的导读作用, 也关系到能否引起读者阅读、购买的兴趣。中医学典籍属于科技翻译的范畴, 译者为中医学典籍“创造性”改写书名的现象较为少见, 看似与传统意义上“信”于原文的翻译原则相悖。Sabine Wilms 独辟蹊径, 将《千金方》“卷五: 少小婴孺方”书名进行改写, 创新提炼出一个英文书名 *Venerating the Root*, 这种改写有何依据, 是否属于夸大译者主体性的“胡译”呢? 分析原文后可见改写后的书名恰恰是译者对《千金方》“卷五: 少小婴孺方”主旨的高度概括。*Venerating the Root*, 意为“崇本”, 引自孙思邈《千金方》“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中的开篇论述:“夫生民之道, 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 卒不成大。故《易》称积小以成大;《诗》有厥初生民;《传》云声子生隐公。此之一义, 即是从微至著, 自少及长, 人情共见, 不待经史。故今斯方, 先妇人、小儿, 而后丈夫、耆老者, 则是崇本之义也”<sup>[11]</sup>。译者认为孙思邈对妇人、小儿的诊治着墨较多, 且置于男人、老人的诊治之前, 是不同于其他医家的一种创新, 对此她极为推崇, 将“崇本”英译后作为书名, 后附《千金方》和“卷五: 少小婴孺方”中英文信息, 旨在向读者传达孙思邈“崇本”的创新思想, 属于积极的“有意误译”, 实际上更加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 与赛译《水浒传》书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2.2 标题的编译 Sabine Wilms 所译《千金方》主要以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千金方》为原文本, 但与原文本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 译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编译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的标题。以“序例第一”所编标题为例。译者根据文本中的“论曰”“又曰”“又一法”“紫丸”“黑散”“择乳母法”等词, 以及译者本人对内容主旨的理解, 重新分段, 编译标题如下: 1.1 *Essay*, 1.2 *Another Essay*, 1.3 *Neonatal Development* (笔者译: 新生儿发育),

1.4 *Transformations And Steamings* (笔者译: 小儿变蒸), 1.5 *Another Method*, 1.6 *Zi Wan (Purple Pill)*, 1.7 *Hei San (Black Powder)*, 1.8 *Method for Selecting A Wet Nurse*。其他章节标题编译方式与此类似, 不再赘述。编译标题在中医典籍翻译中并不常用, 属于广义概念上的“改译”“变译”, 是译者对原文本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的“有意误译”, 正如译者所说:“This is for ease of categorization and navigation.”<sup>[11]</sup> (便于全书内容分类导览, 笔者译), 其目的是出于读者阅读之便, 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能够起到促进“原文”“译文”与“读者”视域融合的积极作用。

2.3 《千金方衍义》参译 除书名改写和标题编译, 《千金方》卷五海外译本另一大“变译”的特色是引用《千金方衍义》卷五相关内容并提供了完整的翻译。《千金方衍义》, 顾名思义, 是对《千金方》阐发蕴奥义理之作, 由清代张璐历经数十年于康熙三十五年完成, 针对《千金方》中的方药主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注释。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千金方》“卷五: 少小婴孺方”译本中共包含: 方 293 首, 法 61 首, 共计 354 首, 其中上部含方 15 首, 法 45 首, 共计 60 首; 下部含方 278 首, 法 16 首, 共计 294 首。“方多法广”是《千金方》的一大特色, 也构成了翻译的重点和难点。为此, Sabine Wilms 将《千金方衍义》“卷五: 少小婴孺方”全部内容引入译本, 《千金方衍义》译文辅以“grey boxes”的形式呈现以区别原文本译文, 为读者能深入理解 300 余首方药主治提供了丰厚的参考, 有意建构了“参译”的形式, 这也与中医学典籍翻译一贯遵从的“全译”或忠实于原文的策略不同, 无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种创新, 值得借鉴学习。

2.4 小字注文并译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千金方》主要由林亿等历时 8 年余完成, 并在校正该书时出具标文注语 975 条<sup>[12]</sup>。因字体小于大字本文, 故称为小字注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千金方》卷五正文中, 除去用于中药重量及用法的小字注文, 共计 40 余条且注文长短不一, 最长的达 78 字。Sabine Wilms 将用于中药重量及用法的小字注文变为正文的一部分, 将原文本的 40 余条小字注文进行了大胆剪裁, 因此, 海外译本中文版本并无小字注文的形式。但她并非直接删去不译, 而是将小字注文与注释合并, 重构为“并译”的形式。为方便说明, 笔者将海外译本删除的小字注文置于括号内, 如例 1 所示。

例 1 原文:《小品方》云:凡人年六岁以上为小,十六岁以上为少,(巢源、《外台》作十八以上为少)三十以上为壮,(巢源、《外台》作二十以上为壮)五十以上为老。(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

译文: The Xiǎo Pín Fāng states: All humans are considered “small” from the age of six sui on. From the age of sixteen sui on, they are considered “young”. From the age of thirty sui on, they are considered “adult.” From the age of fifty sui on, they are considered “old”.

注释: Sui 岁: In China, human age is counted in sui 岁, beginning from the moment of birth. A child who is four sui old in China is therefore three years old in English. The present phrase means literally translated “older than six sui,” or in other words past their sixth birthday. Oth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like the Zhū Bìng Yuán Hóu Lùn 《诸病源候论》(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and Signs of the Various Diseases) from 610 by Chāo Yuánfāng 巢元方 and the Wài Tái Mì Yào 《外台秘要》(Essentials Secrets from a Border Official/the Palace Library) from 752 by Wáng Tāo 王焘, define youth as beginning at age eighteen and adulthood at twenty.

分析: Sabine Wilms 将原文中的小字注文从文本内删除,将其作为文本外注释的形式,并入对“岁”的注释之中。小字注文中,巢源、《外台》均用简称,分别指的是《诸病源候论》和《外台秘要》两部典籍,译者理解准确,阐释得当,不足之处一是“巢”的拼音注音有误,应改为 Cháo;二是涉及年龄时,例如“六岁”,译者翻译为 the age of six sui,其中 age 和 sui 属于语义重复,因下文重点注释“岁”,建议将 the age of 结构去掉。

2.5 朝代、地名的翻译 中医典籍中常提及朝代、地名,由于年代久远、命名不一、古今差异较大,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属于“陌生”的“他者”,因此,译者往往借助直译加注释等译释方法来沟通古今,消除隔膜。直译,尤其是音译,是一种“异化”策略,为了保留原文的“异质”色彩;文本内加注往往受正文所限,不宜过长,文本外注释则相对灵活,可以补偿中医学典籍翻译过程中的语义或文化缺失,目的是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这些“异质”文化所传递的实质信息,给读者提供富于开放性和多样性的阐释性翻译,在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促进“原文”“译文”

与“读者”的视域融合。然而这些都应建立在译文严谨准确的基础之上,倘若译者提供了错误信息,则容易误导读者,不仅不能促成视域融合,反而对读者准确理解原文起反作用。

例 2 原文:逮于晋宋,江左推诸苏家,传习有验,流于人间。(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

译文: Arriving at the Jin and Liu-Sóng periods, the region to the east of the Yangzi River held the various members of the Sū clan in high esteem, transmitting and collecting their experiences and passing them on among the population.

注释: Jin Sóng: These dynasties date to the third to fifth centuries BCE.

分析: 该例中涉及朝代“晋宋”,译者在译文中增补了 the Jin and Liu-Sóng periods. 晋宋指的是我国历史上晋朝和刘宋时期,也称晋朝和南朝宋,时间是从公元 265—479 年。“江左”是一个地理名词,因古代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江左即“江东”,译者增补出“江”的实指:扬子江,即长江。总体来看,译者对于“晋宋”“江左”的翻译增补准确恰当,但注释中 BCE 的标注失误, BCE 是 before the Common Era (公元前)的缩写词,实际应改为 CE (公元)。类似于朝代、地点等关键信息应准确无误,译者应竭力避免此类无意误译。

例 3 原文:齐有徐王者,亦有小儿方三卷。(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

译文: The State of Qí had King Xú, whose writings also include three volumes of treatments for small children.

注释: Qí 齐: Roughly equivalent with modern-day Shāndōng.

分析: Sabine Wilms 将“齐”译为 the State of Qí, 认为“齐”是指“齐国”,并在注释 1 中进一步说明“齐”是指“现在的山东”,实则不然。结合徐之才所处的时代背景加以考证便可发现,“齐”不是地名,而是徐之才所处朝代“北齐”(550—577 年)。徐之才(505—572 年),北齐名医,虽然有文献提到祖籍为东莞姑幕人(今山东诸城),但其先世早已迁居丹阳(今安徽当涂),他也成为丹阳人。之所以称他为徐王,指的是他被封为西阳君王,可参考清朝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案,此称徐王者,以之才仕北齐,封西阳王故也”<sup>[13]</sup>。由此可见,“齐”的翻译和注释都未经严格考据,属于“无意误译”。

2.6 多义词的翻译 古汉语具有词简义深的特

征, 意即表达高度概括而信息密度大, 中医学典籍语言也是如此, 突出表现在一词多义和古今异义等方面, 给译者造成不小的困扰。

例 4 原文: 故今斯方, 先妇人、小儿, 而后丈夫、耆老者, 则是崇本之义也。(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

译文: Now the present collection of treatments is arranged by placing the treatment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first, and those for husbands and the elderly afterwards.

分析: 该例中, 译者将“丈夫”译为 husbands, 显然不了解“丈夫”一词的多义性。《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 “丈夫”指的是“成年男子”<sup>[14]</sup>, 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女子的配偶”。如杜甫《赤霄行》: “丈夫垂名动万年。”即便现在, 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用语中也使用“男子汉, 大丈夫”这样的表达, 也不单指“女子的配偶”。故应将 husbands 改译为 men。

例 5 原文: 凡生后六十日瞳子成, 能咳笑应和人。(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

译文: In all cases, sixty days after birth the pupils are completed and [babies] are able to smile and laugh and respond to people.

例 6 原文: 至一百二十八日四变, 变且蒸, 以能咳笑也。(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

译文: Arriving at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 on the 128th da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steaming, the baby is consequently able to cough and laugh.

分析: 该例中的“咳笑”一词鲜明地体现了“古今异义”的特征。咳笑之咳, 音同孩, 谓婴儿笑。《说文解字·口部》: “咳, 小儿笑也”<sup>[15]</sup>。并非现代汉语中咳嗽之咳。例 5 的译文反映了译者对“咳笑”的理解准确, 例 6 译文则体现了译者因疏忽大意而造成无意误译。

2.7 病证名的翻译 中医学典籍中包含大量的病证名称, 涉及疾病、功效等术语, 语义深奥, 很多中医病证名在西医中无法找到对应词汇, 加上古、今、中、西含义差别悬殊, 即便将其放在上下文语境中, 也极易望文生义, 需要译者详加考证、辨义才能避免误译。

例 7 原文: 四味紫丸逐癖饮最良, 去病速而不虚人。(《千金方衍义》)

译文: Sì Wèi Zǐ Wán is outstanding for expelling aggregations and rheum, by removing the illness speedily but without causing vacuity in the

person.

例 8 原文: 四味紫丸逐癖饮最良, 去病速而不虚人。(少小婴孺方·惊痫第三)

译文: Sì Wèi Zǐ Wán and Zhú Pǐ Yǐ n are best. They get rid of the disease quickly but do not make the patient empty.

注释: Literally, “Aggregations-Expelling Drink.” I have been unable to find any information on this formula. It could therefore be a generic name for any fluid preparations that have the effect of “expelling aggregations.”

分析: 例 7 和例 8 原文为同一句话, 在书中先后出现, 然而译者却译出两种不同的译文。例 7 译文中, 译者将“逐癖饮”视为四味紫丸的主治功能, 将癖和饮分别译为 aggregation 和 rheum, 以表示两种病证名; 而例 8 译文中却将“逐癖饮”与“四味紫丸”并列音译为方剂名称, 并添加注释, 显然与例 7 中的翻译相悖。实际上, 逐癖饮不是某种“drink”, 其中的“癖”和“饮”分别为中医临床上的两个病证名, 均首见于《黄帝内经》<sup>[16, 17]</sup>。“癖”指的是因饮食不节, 寒痰凝聚, 气血瘀阻, 气血痰食与寒邪相搏而致。症见痞块生于两胁<sup>[6]</sup>。译者译为 aggregation 似有不妥。Aggregation 在英汉词典中的释义为“聚集、汇总”, 建议改用 mass (积; 块) 一词, 更加符合其临床表现的“痞块”之义, 整体可改译为 abnormal mass。“饮”是指由于外感六淫、或内伤七情、或饮食所伤, 而致气脉闭塞, 体内水液不得输化流通, 而结聚壅塞或流行渗注于人体某一部位或某些部位所发生的病证<sup>[16]</sup>。译者使用 rheum 一词也不够准确, rheum 有多个意思: 感冒, 黏液, 还可以表示中药名“大黄”, 建议改译为: fluid retention (水液停滞) 更加符合饮病的特征。

3 结语 总的来说, 完美的译本并不存在, 典籍翻译也不例外, “误译”是典籍翻译的“常态”。对于中医学典籍“误译”现象, 首先应区分“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 不宜混为一谈, 因为前者往往被忽略或讨论较少, 而后者又常常被“过度批评”, 海外译本尤难豁免。其次, 对于海外译者积极的、富于创新精神的“有意误译”需开展全面、深入的讨论与学习, 避免“有意误译”的价值淹没于“误译”的片面否定之中。通过对《千金方》海外译本综合评析后不难发现: Sabine Wilms 注重发挥译者主体性, 灵活运用不同的变译策略, 如改写、编译、参译、并译等, 以“变”求“通”, 以“改”求“达”, 其目的在于弥

合原文、译文和读者之间古、今、中、外的视域差异，努力促进三者的视域融合，这不同于以往中医典籍翻译实践中普遍使用的全译策略，因此，译者的“有意误译”实践对于探索中医学典籍在海外更好地接受与推广有所借鉴。另外，由于中西异质文化隔膜，译者在涉及朝代、地名、多义词以及病证名的翻译方面存在无意误译。实际上，即便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对原文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因此，对海外译本中的“无意误译”提出合理批评的同时，需要肯定海外译者付出的艰辛劳动，善待他们得之不易的翻译成果。相较而言，中国译者对于汉语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基于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译者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必要时开展深度合作，如德国中医典籍资深译者 Paul U. Unschuld（文树德）在翻译《本草纲目》时，与中国学者张志斌、华林甫、郑金生等教授合作，这样有利于避开各自的短板，形成文化间的“互视”与“互释”，更好地推动中医典籍外译事业。

注：《千金方》（卷五：少小婴孺方）海外英译本中文版本采用繁体字，本文皆改为对应的简体字。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无任何相关利益冲突。

#### 参 考 文 献

- [1] 袁湘生. “误译”还是“误判”?——典籍误译批评的几个误区[J]. 外语与翻译, 2019, 26(3): 53-57.
- [2] 曾剑平. 论有意误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15, 28(3): 43-47.
- [3] 方梦之主编. 译学辞典[Z].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4] 黄忠廉, 李明达. 变译方法对比研究[J]. 外语学刊, 2014, (6): 88-91.
- [5] 庄华萍. 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及其对西方的叛逆[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0(6): 114-124.
- [6] 胡永, 王文静, 王莹, 等.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英译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 西部中医药, 2019, 32(9): 158-160.
- [7] 胡永, 王尔亮, 闻永毅. 《备急千金要方》英译本及其译介策略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42(10): 1251-1254.
- [8] 徐洛依. 中医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研究——以《千金方》为例[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3.
- [9] Subhuti D. Sun Simiao: author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encyclopedia for clinical practice [EB/OL]. <http://www.itmonline.org/arts/sunsimiao.htm>
- [10] Li M, Liang YX. Sun Simiao, super physician of the Tang Dynasty[J]. J Trad Chin Med Sci, 2015, 2(2): 69-70.
- [11] Sabine Wilms. Venerating the Root part 1: Sun Simiao's Bei Ji Qian Jin Yao Fang Vol. 5: Pediatrics [M]. Oregon: Happy Goat Productions, 2013: 2, X III.
- [12] 孟永亮, 梁永宣, 师建平.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千金要方》考释[J]. 中医杂志, 2019, 60(16): 1434-1436.
- [13] 徐栋. 徐之才著作考述[J]. 中医文献杂志, 2016, 34(6): 37-39.
- [14] 王力等编.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5 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521.
- [15] 唐·孙思邈, 李景荣等校注.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138.
- [16] 杨尊求. 饮病学术源流考略[D]. 昆明: 云南中医药大学, 2015.
- [17] 傅海燕, 王屏. 《黄帝内经》“噤”、“癖”、“礞”考源[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4, 16(1): 33-34.

(收稿: 2022-03-02 在线: 2023-01-10)

责任编辑: 汤 静